

老子集注彙考

李若暉撰

第一卷

上海辭書出版社

李若暉撰

老子集注彙考

第一卷

上海辭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老子集注彙考. 第一卷 / 李若暉撰. —上海: 上海辭書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326-4469-8

I. ①老… II. ①李… III. ①道家②《道德經》—研究 IV. ①B223.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202672 號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老子集注彙考 第一卷

李若暉 撰

策劃編輯、童力軍 責任編輯、朱榮所

封面設計、姜明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辭書出版社

(上海陝西北路四五六號 郵政編碼: 200040)

電話: (021-62472088) www.even.cc www.cishu.com.cn

印刷: 江蘇鳳凰數碼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8 印張57.25 字數745 000

版次: 二〇一五年十月第一版  
二〇一五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326-4469-8/B·277

定價: 280.00 圓

如發生印刷、裝訂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聯繫電話: T: 025-57718474

## 老子集注彙考第一卷承蒙

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北京大學藏漢簡老子研究」(14BZX039)資助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資助「出土簡帛四古本老子綜合研究」(15ZDB006)

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項目「中華思想通史」資助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道之言：由『名』之分析建構老子哲學」(13YJA720008)資助

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國學研究與傳播中心2013年度國學招標課題「老子集注彙考(第2—11章)」  
(13YBA366)資助

復旦大學「985工程」三期整體推進人文學科研究項目「老子道論」(2011RWXKZD010)資助

謹致謝忱！

# 序

何澤恒

近數十年來，老子先後有三種出土文獻，發現最早的一種是一九七三年出土於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的帛書殘卷，共兩本，今分稱爲甲本與乙本。據學者推定，甲本約抄寫於漢高帝稱帝前後；乙本則畧晚，但不晚於文帝時期。兩帛本皆德經在前，道經在後，適與傳世通行本顛倒，少數章節排列的先後，也和傳本相異；雖有殘闕（甲本尤甚），然內容大抵已與傳本相近。其次是一九九三年出土於湖北荊門郭店的楚墓竹簡本，也是殘簡，共有甲、乙、丙三組，推估約抄於戰國中期或稍晚，但仍是至今所見年代最早的老子抄本。三組竹簡總共有三十九枚，凡兩千零四十六字，約當傳本五分之二的内容，無分道經與德經，章次與今本也不相應。最後一種則是二〇一二年底新近發表的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本，估計抄於漢武帝前期。竹簡共存二百八十一枚，凡五千二百多字，是迄今較爲完好的出土老子古本。此本亦猶帛本，也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分題「老子上經」與「老子下經」，上經四十四章，下經三十三章，合共七十七章，與今本有分合之異。

郭店簡本老子時代最早，其內容涉及今本內容者，甲組共十九章，乙組共八章，丙組共五章。三組合計本當爲三十二章，但因甲組涉及今本第六十四章內容者，拆成兩半，分置兩處，而其後半又重見於丙組，故以今本爲準而言，實祇涉三十一章。這三十一章中，内容完整且與今本大致相符者祇有二十三章，其他的與今本對勘，都祇有部分而非完整的内容。何以分成三組卻又都殘缺不全？此即牽及究竟其時已先有老子完本，三組分別摘抄，抑或完本乃此下繼續增訂所形成的問題。此爲研究者的一大困擾，爭論不休，至今

難解。

郭店簡本存有三種不同形態的特別符號：方形墨釘、短墨線、蝌蚪曲形（或謂重文號）。墨釘多用於分章，墨線則多用於句讀，兩者偶有混用；蝌蚪曲形最少，僅存兩個在甲組（簡三十二、三十九），似亦示分章。方形墨釘「■」明顯用爲分章者，甲組有十三個，乙、丙組皆各四個。時代稍後的帛書甲本中則留有十九個圓形墨點「·」，而乙本無之；學者亦認爲係分章符號。時代最晚的北大藏漢簡本，則每章均另起一簡抄寫，章首皆有圓形墨點「·」，其爲分章提示符號明確。綜合這些分章符號來觀察思考，對老子書的形成可得啟發。近時學者，已有自此切人的不同論述。

鄙意至少就分章而言，老子原來並未有既定的內容面貌。非獨幾種出土文獻爲然，傳世文獻也反映了相近的訊息。韓非子書中有解老、喻老兩篇，解老牽涉今本老子內容，依先後爲第三十八、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四十六、十四、一、五十、六十七、五十三、五十四共十一章；喻老則爲四十六、五十四、二十六、三十六、六十三、六十四（上）、五十二、七十一、六十四（下）、四十七、四十一、三十三、二十七共十二章。兩篇所及，共二十一章，約占全書四之一強；所引雖有參差，並不都是先引德經纔引道經，不過大體亦可謂與德經在前而道經在後者畧近，最少解老是明白將第三十八章引在最前，第一章則在若干章之後。而約當西漢元、成之間的嚴遵所著道德指歸，共七十二章，上篇的德經四十章，下篇的道經三十二章。綜合來看，可得一推論：今本五千言八十一章不是先秦原有固定的面貌。戰國郭店簡最早，秦漢之際帛書繼之，西漢以來下至後期的本子，皆不如此。今本的形式，五千言裁分爲八十一章，且以道經居前，德經轉後，究爲何時所編定？最早提到這種形式的文獻，應爲劉歆七畧，稱其父向「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經第一，三十七章；下經第二，四十四章」（見道藏所收南宋初謝守灝混元聖紀引錄）。但道藏另收稍後理宗時董思靖道德真

經集解序說，亦引七畧同文，則稱「上經三十四章，下經四十七章」，分章與今本異，疑「四」「七」字當互易。劉向、嚴遵時輩相近，與今本相較，一同一異，是則今本形式或即可能成於西漢後期的劉向而爲後世所承。帛本初出，學者或謂德經在前，道經在後的本子，可能是先秦法家的傳本，而今本則是道家傳本。此三十餘年前的說法，今日鮮聞重提，但似無更新而爲學者共同接受的觀點和論說。若說有所謂法家傳本，嚴遵可是徹頭徹尾的道流。究竟是否曾有兩本並存並行的事實，恐怕未能輕易定案。總之，出土實物以至傳世文獻記錄，迄今尚未見西漢末葉以前而與傳本章序雷同的明證，是則不免終有疑竇。當然，此外還有一部河上公注本，即今本章次，或謂出西漢，則爲較早，也會連帶影響上述的推測。但也有學者從其章句形式與思想內容考察，以爲其書當出東漢後期，我個人認同此一判斷。

居今而言，如謂自先秦以來，老子原無定本，應非驚人之論，蓋此實先秦古籍之常態，不僅老子爲然。古代無論書寫於簡牘或繒帛，皆由個人手抄，且抄錄目的往往僅供私人誦讀，非爲販售營利或其他公共閱覽用途，多寫一些、少寫一些，悉任自由，因此大部分先秦古籍，其實是以很多歧異的形態在社會上流傳。職是之故，前文所述出土文獻中的幾種符號之或書或否，乃呈現隨意分歧之貌。往後的發展，經過後人陸續整編，最後固定爲一種穩定的面貌，大家覺得這樣最理想，便不再更動。此一固定的本子，嗣後流傳，當然還有抄寫與刊刻過程中種種有意或無意的改變與錯誤，但是相較於定本形成前的狀態，後者的變動都祇算是小變動。

由上述可知，老子在先秦有上、下篇顛倒的本子，直至西漢，五千言的分章，還有歧異而未固定。今從上述幾種老子的出土文獻來考察，即可得到很大的啟示。以下舉出幾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便更易明白。

(一) 郭店簡甲二一五（簡次第二簡至第五簡，以下仿此），爲今本六十六章：

江海（海）所以爲百浴（谷）王，以其能爲百浴（谷）下，是以能爲百浴（谷）王。聖人之才（在）民前也，以身後之；其才（在）民上也，以言下之。其才（在）民上也，民弗厚也；其才（在）民前也，民弗害也。天下樂進而弗詘（厭）。以其不靜（爭）也，古（故）天下莫能與之靜（爭）。

下文續接簡五——六，爲今本四十六章的後半段：

臯（罪）莫厚虐（乎）甚欲，咎莫僉（憊）虐（乎）谷（欲）得，化（禍）莫大虐（乎）不智（知）足。智（知）足之爲足，此亘（恒）足矣。

簡六其後尚有兩句：

以術（道）差（佐）人室（主）者，不谷（欲）以兵強於天下。

這是今本三十章的開首一段。以上引錄，即在六十六章與三十章之間，夾抄了第四十六章。但試看今本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王弼本奪此句），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簡五——六的文字即使與今本四十六章小有出入，但可判定即同今本該章的後半部分。這個現象該如何解釋？先抄一段「江海所以爲百谷王」的六十六章，底下再抄一段「以道佐人主者」的三十章，中間夾抄一段今本四十六章的內容，何以獨畧了「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二句不抄？字數不多，何以省去？六十六章是全章抄的，何以這章又不全章照抄？一章中節抄一部分，究竟合不合理？今且

攔下此一系列問題，轉看帛書甲本的四十六章：

· 天下有道，□走馬以糞，天下无道，戎馬生於郊。  
· 罪莫大於可欲，騷（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憯于欲得。□□□□□恒足矣。

前曾提及甲本有十九個圓形墨點，對研究老子成書過程是很值得重視的。這一章在「天下」和「罪莫」之前分別各有一個墨點，就是一例。何以解釋？原來在先秦時代，今本四十六章的內容，本是兩段文字，這兩段是要到帛書時，纔連在一起抄寫的，故在章首加一墨點，標示分章之處。到乙本，沒有這些墨點了，便連抄下來；後有人在裁章時，認為這兩大段可以讀在一塊，於是就變成今本的四十六章。漢簡本即如帛乙本，連抄成一章，其間並增入「故」字爲之串連，而章首亦有墨點分章符號，最可爲證。是則今本的四十六章最少是經過兩個階段纔完成的。郭店甲組祇有後半。何以祇有後半？因在郭店時期，「罪莫大於可欲」以下的後半是獨立的内容。當時有沒有「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的一章，不得而知。倘使有，便是「摘抄」，抄這一章，不抄那章。考據之事，有可考者，亦有不可考者，如郭店三組皆不見「天下有道」二句，我們祇能推證此二句原先應別爲一章，但它究竟在當時早已存在而未獲抄錄者的青睞，還是出於郭店簡後的晚出文字，便屬不可考，到此再也推不下去，無由論定。故居今視之，似是攔腰祇抄一段，其實已是抄了一章，倒是後人以各種原因把兩章合併起來了。這是否憑空臆測，我尚可舉出其他證據來徵此一看法。

（二）郭店簡甲二十五—二十七，爲今本六十四章的上半：

其安也，易柴也。其未苑（兆）也，易毋（謀）也。其震（脆）也，易畔（判）也。其幾也，易後（散）

也。爲之於其亡又（有）也。綢（治）之於其未亂。合□□□□□□□□末，九成之臺作

□□□□□□□□足下。

甲簡二十七文字至「足下」止，後續「智（知）之者弗言」以下已是今本五十六章內容，故知甲組這數簡僅有今本六十四章上半章文，下半章自「爲者敗之」以下是没有的。然而六十四章下半段在甲組實是存在的，乃在其前簡十一十三：

爲之者敗之，執之者遠之。是以聖人亡爲古（故）亡敗；亡執古（故）亡避（失）。臨事之紀，誓（慎）冬（終）女（如）門（始），此亡敗事矣。聖人谷（欲）不谷（欲），不貴難得之貨，孝（教）不孝（教），復衆之所＝止（過）。是古（故）聖人能尊（輔）萬勿（物）之自狀（然），而弗能爲。

「爲之」之前，自簡八——十則爲今本第十五章「古之善爲士者」的內容，可知此爲獨立的一段。故可以說，今本六十四章的全章內容，在郭簡甲組中是完整的，可是它卻分爲兩大段，分居兩處，而且先出今本的下半部，其後纔出現上半部。如再參看丙組，自簡十一至最後的簡十四，又可再見到今本六十四章後半的內容：

爲之者敗之，執之者避（失）之。聖人無爲，古（故）無敗也；無執，古（故）□□□□。新（慎）終若訖（始），則無敗事喜（矣）。人之敗也，亘（恒）於其亘（且）成也敗之。是以□人欲不欲，不貴難（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之所＝逃（過）。是以能補（輔）萬（萬）勿（物）之自狀（然），而弗敢爲。

丙組分量很小，祇有十四枚簡，所涉今本五章而已，雖有六十四章後半之文，卻無前半。甲組一章分成兩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簡甲之文，祇當今本後半，而猶缺最末兩句，但前後並有方形墨釘的分章符號，可見是獨立的一章。儘管今本第五章本身祇是很簡短的篇章，但「天地不仁」與「天地之間」恐怕也原非一章之文，而是分屬兩章的，祇因開首皆始於「天地」二字，後遂被連綴成爲一章。分爲兩章，其義皆可得而說；若兩段串講，其義如何連接，實頗費周章。倘知其本不相連，便易理解。由郭店甲組所存之文來推斷，今本最後兩句也應是後增的，但以帛書與漢簡雖有異文，但皆已有之，可推是郭店簡後、帛書之前所寫入。

（四）郭店簡乙十三：

闕（閉）其門，賽（塞）其說（兌），終身不𡗗。啟其說（兌），賽其事，終身不迷。■

這一段獨立的内容，是今本五十二章的部分内容。簡乙十三此下尚有「大成若」三字，則已是今本四十五章，故在「迷」下即有方形墨釘「■」。而今本五十二章是這樣的：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習常。

自「天下有始」至「沒身不殆」，簡乙所無；簡文内容，實約當今本「塞其兌」至「終身不救」一段；「見小曰明」以下，又復無之。換言之，相較於今本，竹簡祇有今本中間一段，而前後皆缺。再看帛甲本：

·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既）得其母，以知其□，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塞其悶（悶），閉其門，終身不堇（勤）。啟其悶，濟其事，終身□□□小曰□，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毋道（遺）身央（殃），是胃（謂）襲常。

文字幾同今本，但在「天下」與「塞其」前皆有墨點，如此說來，今本五十二章亦猶前例，是湊合而成的。「見小曰明」恰好也有殘損，若使完好，應也有一黑點在「見」字之前。而西漢簡則如同今本，已合爲一章了。

（五）試再觀一例，此例不見於郭店簡，而僅見於帛書甲本殘卷：

· 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刑（形）之而器成之。是以萬物尊道而貴□□之尊，德之貴也，夫莫之尉（爵）而恒自然也。· 道生之，畜之，長之，遂之，亭之，□之，□□□□□□弗有也，爲而弗寺（恃）也，長而弗宰也，此之謂玄德。

此爲今本第五十一章，作：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其內容與今本也可說無大歧異，但甲本分別在兩處「道生之」之前各有一個黑圓點，比諸上述各例，也可推斷這原是兩段文字，後來纔湊成一章。故其形式頗似前舉第五章之例，皆以章首字相同而連之，而其實仍有不同。蓋漢簡本在兩段間增一「故」字，爲帛本所無。有此一連接詞，上下兩段文義便形成一種因果關

係，故漢簡即標爲一章，是其合一即在帛本與漢簡之間的時段所爲。然第五章則不然，其上下間並無因果連接關係，實不能加一「故」字，否則將更不成文理。

(六) 再舉最後一個例子。郭店簡甲八—十：

古之善爲士者，必非（微）溺玄達，深不可志（識），是以爲之頌（容）：夜（豫）虐（乎）奴（若）冬涉川，猷（猶）虐（乎）其奴（若）畏（畏）四𠂔（鄰），敢（嚴）虐（乎）其奴（若）客，覲（渙）虐（乎）其奴（若）懌（釋），屯虐（乎）其奴（若）樸，地虐（乎）其奴（若）濁。竺（孰）能濁以束（靜）者，廼（將）舍（徐）清。竺（孰）能厄以迄者，廼（將）舍（徐）生。保此術（道）者，不谷（欲）端（尚）呈（盈）。

其內容爲今本（王弼）第十五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焉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兩相比較，文字固有異同，如今本「儼兮其若容」，「容」字郭店簡、帛書、漢簡等諸本皆作「客」，王弼本獨訛。也有些通用字，表述方式有小出入，論其實質意義，應相差不大。

由於帛甲本這一章殘缺較多，甲、乙兩本對照，可信其文相若，今再參考文字較完整的帛乙本：

古之□爲道者，微眇（妙）玄達，深不可志（識）。夫唯不可志（識），故強爲之容，曰：與呵其若冬涉水，猷（猶）呵其若畏四𠂔（鄰），嚴呵其若客，渙呵其若凌（凌）澤（釋），沌呵其若樸，渢（混）呵其若

濁，澁（曠）呵其若浴（谷）。濁而靜之，徐清。女（安）以重（動）之，徐生。葆此道□□欲盈，（甲本多「夫唯不欲□」一句）是以能整（敝）而不成。

今本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帛乙作「沌呵其若樸，濬呵其若濁，澁呵其若浴」，漢簡本並同。比方今本，即「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兩句先後次序互易。郭店簡本無「曠兮其若谷」一句，祇作「敦兮其若樸，混兮其若濁」，至帛本、漢簡本則加入這句，但卻加在郭店簡本兩句之後。而今本最末兩句，簡本原所無者，帛本和漢簡都已有了，分別作「是以能整而不成」與「是以能敝不成」，義相近，而並與今本「故能蔽不新成」大不同，以義言之，前二者為長，今本疑誤。

歸納而言，郭店簡本最原始，而帛本、漢簡本有所改造：其一，帛本、漢簡本增入「曠兮其若谷」一句，但文句次序與今本不同；其二，帛本、漢簡本同增入了最後兩句，而文字含義也與今本有異。

就第一點而言，何本為勝？無疑今本次序較佳。何以故？因後接之文是「孰能濁以靜之徐清」，今本諸「兮」句以「混兮其若濁」收結，與下句文義正相銜接。帛本、漢簡本則「若濁」句下尚多出一句「若谷」，與下文「濁而靜」句隔離，文意不相連屬。我們回視郭店簡本，因本無「若谷」一句，故亦猶今本，兩「濁」句是文意相連的。帛本、漢簡本之所以有此修辭毛病，乃因加入「若谷」句以描寫道的形象，而諸「兮」句結構相同，因此便順加在諸「兮」句的最末，本來並不錯，但卻忽略後接文句的文理。直到今本，纔調動其先後之次，還是保留了郭店本銜接的面貌，修正了這一個缺點。

至於章末的一句話，「蔽」即破敝義、破爛義，與「成」義相反，成是完整。老子書幾乎每章都有類似以

相反兩面詞彙襯托爲義的表述方式，「蔽」與「成」是對相反的字眼。「蔽」，帛作「𦵏」，漢簡作「敝」，其義益明。郭店簡本抄寫時尚沒有最後那兩句，到帛本時已經加進去了。這兩句換成今本的文字，應是「保此道不欲盈，是以能蔽（𦵏、敝）而不成」，明道的人便會守道，「蔽」纔是對的，「成」是靠在「盈」那邊的，是不合道的，因此老子之道是要守住「蔽」，不求「成」求「盈」。到了今本，末句改成「故能蔽不新成」，「成」上加一「新」字。道豈有新、舊之分？帛本、漢簡本原來可解的話，遂改成不可解。過去未有出土諸本可供參考，祇能針對今本爲說，勉強求解，便生出一些奇怪的說法來。今見郭店簡本，纔知老子原先根本沒有這兩句話；後來增入，末句是「蔽（𦵏、敝）而不成」，到了今本，如依帛本、漢簡本增入，理應作「故能蔽而不成」或「故能敝不成」，意謂要「敝」不要「成」。但有人在旁又加入一個「新」字。何以會加入一「新」字？或謂今本第二十二章云：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曲」「全」，「枉」「直」，「窪」「盈」，皆爲相反的兩面，「敝」之與「新」亦然。因此「敝」就是「不新」之意，正與帛本、西漢簡本「𦵏」、「敝」義相近，大抵後來有人以二十二章的「敝」字通過來作解讀，於是作一旁注，猶如今人作筆記爲正文旁解，以「成」類於「新」之義，故旁注「新」字，以致被認作正文而誤入。旁注之誤入爲正文，在古書的傳抄過程中並不是罕見的。但如此一來，「蔽」即偏在「舊」義，而與「新」義相反；但帛本原作「𦵏」，衣敗曰𦵏，破爛、破敝義，與「成」之爲完好、完整義正相對反，「成敝」亦猶「成毀」，與「新舊」義雖相近相通而仍有微辨。然像此之類的異文，則是定本成型後的小變動了。

故這一章從原始面貌發展爲今本，其形成過程，最少有三個階段：

### 一、郭店簡本

應是較原始的樣貌，至於此前有無更早的本子，就不得而知了，至少它是於今所見最早的。

### 二、帛書本、漢簡本

添進兩處：中間加入「曠兮其若谷」，最後加上兩句結論「葆（抱）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欲盈，是以能弊（敝）而不成」。

### 三、今本

改動兩處，一好一壞：其一，將帛本「曠兮其若谷」位置調動，使描寫道的形象諸句，「若濁」句仍居最末，以與後文「濁而靜」句銜接，恢復郭店簡本原初的文理，這是對的；其二，對末句文意有所誤解，加入一「新」字，變成「能蔽不新成」，反而不好理解。無論其改動是好是壞，總之已是第三階段的改動了。

以上總共觀察了六個例證，多半是兩個階段的改造，第二例與最後一例看出三個階段的修訂。所以可歸納而得一結論，今本老子非止一次寫成，而可能經過多次修改變動。這些改造包括章節的分合，次序的調整，以至文字的增刪變易。至於有無整章內容的新造，則關乎吾人對郭店簡本性質的認知問題。倘認其為摘抄之本，則後之所改祇偏重在章次與分合。至於郭店簡本之後，是否仍有新造之章文，今雖無以明證，唯若謂三組皆是摘抄，且不約而同都割棄今本之首章與三十八章，其選錄的標準與眼光，無疑與後世學者大相逕庭，也令人不解。

上述三種出土文獻，後二種的內容基本上已與傳世通行本相近，所差者主要在分章和次序，其次纔是異文。是故無論如何，今本的內容大抵已先完成於先秦的後期，自漢以還，則陸續作章次與文字的調整。至於再往前推，在帛本與郭店本之間，以至郭店本之前，那時老子的確切面貌，則未易論定。然若參看前人